

青末了

人文齐鲁

星期四
2014.4.10

齐鲁晚报

B01-B04

◆刊前絮语

诗意的美好

□徐静

“平心而论，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……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。”林语堂先生在《吾国与吾民》中对诗歌在中国人生命中的地位有如此的评价。他认为，“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，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，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，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，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。”

此语极妙。

当我读完今天刊出的聊城大学文学院苗菁教授撰写的《唐宋诗词与大运河》一文后，发现有诗词浸染过的大运河，果然在我眼前变得生动起来、鲜活起来，“客愁能几日？乡路渐无多”，这是条能牵动思乡之愁的河流；“汴水无情日夜流，不肯为我少淹留”，这是条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河流；“前路舍舟去，东南仍晚晴”，这又是条能给人以精神追求的河流……运河是唐宋人的一条生命之河，在其上不断展示着唐宋人为生计、为前程、为理想而奔波、奋斗的心理脉动，也不断上演着他们送亲别友的离别景象。习惯于“慢生活”的古人，用诗词歌赋描绘着运河，记录着自己的心情，不知它们能否触动当下匆匆赶路人的有些麻木的心弦呢？

总有人活得很诗意，也总有人活得虽自我，却仍让人敬佩。本期B1版《庄上峰：曲师大的“怪教授”》一文，出自同在曲师大工作生活多年的曹务堂老师之手，他以生动的文笔，亲历的见闻，写出了一位“饱读经书，学富五车”的老学人的风采。这位庄先生出身诗书名门，其父庄陔兰是前清翰林，曾在孔府做清客，实际上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当私塾先生。所以庄上峰从小生活在孔府，跟孔氏直系后裔们一起玩耍中长大。一个生活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中的经历者，他们的一生往往就是一部极其精彩的长篇小说。而庄上峰一生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雷霆时代》，可见其中的深邃。那些用一辈子写一部小说的，是生命与历史的记录者，值得我们去阅读、去追忆。不过，曹务堂先生落笔写他无比敬重和怀念的庄教授，写的却是先生处世哲学与生活方式中的几个“怪”，包括舌润碗盏、裸卧床榻、方寸世界……“怪”中见真情，“怪”中见个性，“怪”中体现了一代学人“特立独行”的另类人生。作者著文想表达的本意亦即：大千世界，五彩缤纷，社会多元，人各有异，这样的社会才是真实的。

【名人印记】

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
其父庄陔兰为清末翰林

庄上峰： 曲师大的“怪教授”

□曹务堂



庄上峰教授

床前，师生谈笑甚欢。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，正好见他跟好友李毅夫先生下围棋。从开始到结束，我见他也是身披被子，右掌托腮撑着床，全神贯注地和李先生对弈，始终也没见他穿衣起来。

舌润碗盏：1970年我校与山大合并，成立了新的山东大学，设学曲阜。第二年，山大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。1971年秋季，学员到农村助农劳动。当时正值“文革”的极左时代，庄先生虽然已经60多岁，但也必须跟学员下乡实行“三同”，即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我们自己在村大队部的一个大院内办伙食，吃饭也就在那个大院內。开饭时，八个人一桌，值日生用搪瓷盆打来主食、菜和稀饭（中午喝开水），师生围在一起，有的蹲着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，其乐融融。现在想来，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。庄先生吃完饭后从不刷碗，而是用舌舐之。只见他盘坐地上，双手捧碗从底部慢慢向上舔起并不断将其缓缓转动之。当时学员立旁围观，好奇者有之，不解者有之，吃惊者有之。我见他舌技老练娴熟，看来绝非一日之功。学员问他：“庄老师，你怎么用舌头舔碗呢？”他呵呵一笑说：“用舌头舔用水刷得干净，而且唾液中还含有一种特别的杀菌功能”。

方寸世界：有一天我去先生家玩，落座不久，我见他拿出一个火柴盒，然后拿出钢笔写东西。我问他：“庄老师，你写什么？”他告诉我说他要记下来访者。另外，他还向

我展示了他记在火柴盒上的“十大恩人”。我记得上面有他的夫人丁云女士、他的保姆（后来成为他儿媳的）韦女士，还有当时的系主任陈亚民同志。我想，这些人对他可能都有过难以回报的恩情。此事虽小，但却折射出庄先生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的修养。

今日高校还能 容下“怪教授”吗？

通过20多年的接触，我深感先生的个人修养已达到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。我从来没有见先生发过火，也没见他悲愁过。遇事他总是心静如水，一副安之若素的淡定心态。庄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甘苦都能受，升沉总不惊”。因此，“文革”时对他白天黑夜的轮番批斗，他都毫无悲观沮丧之感。后来我问他：“庄老师，学生批斗你时，你怎么不难过呢？”他对我说：“法国一位哲学家说过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不要把他们看作正常人，你应该把它们当成疯子。曹老师，你怎么能跟疯子一般见识呢？”说罢哈哈一笑。

大千世界，五彩缤纷，社会多元，人各有异，这样的社会才是真实的。虽然庄先生作古近30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尊重先生的为人，更佩服先生的学问。通过20余年的接触，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，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。至今想起这些，我都非常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者。

1930年毕业于
清华大学外语系

庄先生1930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，同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注册部主任。1945年2月参加革命，1962年8月调至曲阜师范学院（今曲阜师范大学）从事外语教学工作，后在该校参与《汉语大词典》的编纂。1985年3月18日在青岛病逝，享年76岁。

1963年我从山东师范学院（现山东师范大学）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，当时先生正教二年级的“精读课”。有一天我去他班听课，发现先生讲课的风格与众不同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从不高声。令我十分好奇的是，他讲课时不是自己写例句，而是叫一位学习好的学生站在黑板前替他写。

庄先生成长于诗书世家，待人向来彬彬有礼。记得刚来曲阜师范学院时，我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，但先生每次见面总称呼我“曹老师”。当时我十分不好意思，觉得这个称呼有点承受不起。我让他改叫我“小曹”，但无济于事，先生终不改口。庄先生知书达理、礼貌待人还有一例为证。我不曾见先生戴过帽子，即使是寒冬，他也总是把头梳得一丝不乱。上课时他要求学生把帽子摘下来，说这是礼貌，表示对人尊重。

庄先生一生饱读经书，学富五车。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，历代宫廷里的趣闻，先生都了如指掌。他给我讲过江青的往事，也讲过“印度圣雄”甘地和英国诗人王尔德的故事。

“怪教授”的遗风

然而，通过20多年的接触和了解，我也深感庄先生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，即人们常说的“怪教授”遗风。

护髻而行：我刚来时，庄先生才55岁，戴一副金丝框眼镜，稀疏半白的头发梳得非常整齐。上穿一件米黄色的丝绸短袖衬衫，脚穿一双黑色布鞋。虽然先生当时并不算老者，但走路却微显驼背，且步履缓慢。特别让我感到新奇的是，先生走路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动作：不论寒暑，他一年四季总是把左手伸进后身的裤腰內。庄先生的学生告诉我，他在课堂上讲课时也有如此之举。对于庄先生的这一怪异举动之因无人知晓。庄先生这一独特的行路方式曾为曲师院內的一道“风景”，路人无不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但先生却旁若无人，自行其路，大有“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”的味道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裸卧床榻：我非常佩服先生的学问，也很欣赏他待人彬彬有礼、对人极为谦和的学者风范。所以，我经常去他家，或是请教，或是聊天，我愿意听先生讲那些趣闻轶事。然而让我好奇和不解的是，我每次去他家，总是见他裸卧在被窝里看书。我去了之后，他也不起来。就这样，他躺在被窝里，我坐在他

人物
renwu

□陶玉山

前几天，在一本1981年版的《围城》书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两寸老照片。看着照片上四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，拍摄这张照片的前后经过由模糊到清晰，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这是高中毕业半年后的1981年春节，在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千佛山拍摄的。从左到右依次是作者本人、张敏、陶丹青、李杰。我们四人是中学同学，上学时是好友。1981年大年初一拜年时得知了一个消息：张敏的父亲工作单位变动，要到青岛工作，他们家出了正月要举家迁到青岛。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大家既高兴又有些伤感。高兴的是以后到青岛游玩，有了落脚之地；伤感则是多年的同学从此要分离了，何时见面一点都不知晓。那时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充盈在我们这四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心里，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成年人才有的分别滋味。于是，我们商量着大年初三到

千佛山游玩，算是给张敏送行。

记得那年的大年初三，天气有些阴沉潮湿，没有风，似乎随时会有一场雪静悄悄地飘然而落。气温倒是不算低。我们一行四人沿盘山西路登山，经过唐槐亭和“齐烟九点”牌坊，登上一览亭，凭栏北望，看到的是雾茫茫的一片。在有“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，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”楹联的千佛寺（现已改回原名兴国禅寺）大门前，看到有专门照相留念的，就兴致勃勃地让摄影师给我们照了一张。那时，冲洗照片是一件挺复杂的工作，别看是本地的，也得至少三天才能冲洗好。我如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担心邮寄收不到，就写了我父亲单位的名称。

33个春秋倏然而逝，由这张多年不见的老照片引发的记忆让我唏嘘不已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和这几个好同学之间没有了消息音讯。希望这张照片能成为我们同学恢复联系的纽带。



老照片

千佛山留影